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七回 劉榮請石祿出世 普蓮棄山寨遠逃

話說閃電腿劉榮，在似睡未睡之中，聽見草苗一響，連忙睜睛一看，石祿坐起來了。遂問道：「你肚子不疼啦？」石祿說：「老肚不咬我啦，可是我餓啦。」劉榮往四外一看，天已大黑，又聽四面梆鑼齊響，已然四更天啦。劉榮說道：「你起來跟著我走，有村鎮店，咱們好住下。」石祿這才爬起，說：「咱們爺兩個走哇。」伸手拿起皮搭子，應用物件不丟。劉榮也站起，刀歸入鞘內。黑夜之間，爺倆往下走，看見天光發曉，少時太陽已然出來。石祿說：「榮呀，白燈籠來啦，黑燈籠回去啦。」二人正走之間，從東邊來了二人。劉榮說：「待我上前打聽打聽道路再走。」遂上前抱拳說道：「老鄉，請問此地賣莊喚做何名？」來人道：「前邊這村叫作永蘭村。」劉榮道：「那裡可有驛馬店。」來人說：「那裡七里地長街，非常繁華熱鬧。」劉榮又問道：「那裡可有寬闊的酒樓。」有一位年長的說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可以到那東頭，路北有座安家驛馬店，挨著店就是一家酒樓。」劉榮連忙說：「謝謝二位。」那人說：「達官您請吧，還有很遠啦。」劉榮叔姪二人，昨晚還沒吃飯啦，肚內饑餓，爺倆往前走。此時太陽已然有一竿子高啦，眼前到了村口。二人一進西村頭，劉榮定睛觀看，路南路北住戶鋪戶，人煙稠密。石祿說：「你看這人，他們都瞧我。」劉榮怕他惹事，伸手拉著他手腕，說：「你閉著眼，人家就不看你啦。」石祿真閉上了眼睛。爺倆個到了永安村東頭路北，安記驛馬店，在東頭有一家七間門面大酒樓，這座酒樓是緊挨□字街口。劉榮說：「石祿你在此站一站，待我去瞧一瞧。」劉榮一看這座北向南，座西向東，抱角地這麼一家大酒樓，此樓很是繁華熱鬧。自己心中一想這麼大的一座酒樓，怎麼連字號全都沒有呢。正在思想之際，旁邊有人說道：「達官，您看這酒樓的字號是在那柱子上掛著呢。」劉榮一看，可不是嗎，原來那裡有一塊，龍頭鳳尾一塊立額，高矮有五尺，寬窄有二尺六寸，四週圍是萬字不到頭，藍地三個大金字，是磚角樓。看完了他便帶石祿來到酒樓裡邊一看，真是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劉榮定睛觀看。這裡是起滿坐滿，真沒有地方啦。此時有個酒保過來笑道：「二位您請到南樓。」爺倆個這才上了南樓，到了樓上一看，有許多人，在那裡是叫五喝六，划拳行令之聲。石祿一伸大拳頭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我來了。」他說話嗓音又粗，大家一聽，當時嚇了一跳。那些個划拳行令的主兒，一齊不言語了。大家竟看石祿，見他長得特凶，身高丈二開外，胸闊厚，膀背寬，虎背熊腰，粗脖梗大腦袋。往臉上一看面如紫玉，寶劍眉斜插天倉，又寬又長。眼似銅鈴，努於眶外。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押耳毫毛倒栽抓筆一般。頭戴文生巾，白玉鐵嵌，繡帶飄搖，身穿玫瑰紫貼身靠襖，青緞護領，領上用黃絨紮成古樓錢。□字勒甲絆，有核桃粗細。皮挺帶煞腰，有三環套月，實在緊瀾俐落。青底衣薄底靴子，外罩紫緞色英雄氅，上繡五花五朵，飄帶未結，鵝黃緞子裡，手提白搭子，裡頭臟囊裏的，裝著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鏢。鏢桿足有鴨蛋粗細，光亮無比。石祿叫酒保道：「二格。」酒保說：「我不叫二格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偏叫你二格。」劉榮說：「酒保，我姪管你叫二格，你得承認你叫二格。他有這種口頭語，不但叫你一個人，他管我家僕人全叫二格。再說我們吃完了走了，你腦袋上又沒刻成字，還有人管你叫二格嗎？」劉榮一看西房山，有一張八仙桌，左右桌沒人，他便坐在上垂首，石祿坐在下垂首，石祿便將皮搭子立在牆下啦。劉榮問道：「你們上等席，高價酒宴，要賣多少錢？」酒保說：「上等酒席每桌六兩四。」劉榮說：「好，那你們先給我們擺一桌吧。」酒保這才擦抹桌案，沏過一壺茶來，遂說道：「你們二位先喝著，隨後酒菜全到。」爺倆個每人喝了兩杯茶水，下面堂櫃喊叫，酒保下樓將油盤托上杯碟盤碗，是酒菜滿到。石祿說：「我先吃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吃吧。」瞧他吃的很有規矩，遂用手讓道：「玉藍，你吃這個。」石祿說：「咱爸爸有話，說你吃那個，我吃這個。叫人吃咱們剩的，那多不合適呀，這豈不是叫大家恥笑嗎？」他吃喝完畢，這才說：「叔父您吃吧。」劉榮一聽他叫出一聲叔父，心中滿意，暗說我帶他出來□幾天啦，他才說句話。劉榮這才吃酒。石祿在旁站著說道：「叔父，他們怎麼不吃酒，竟看著我呀。誰要再瞧我，我把他眼珠子摳出來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坐在那裡把眼睛閉上，人家就不瞧你哪。」石祿這才閉上眼坐在那裡。劉榮心中暗想：「得，這就快給我惹樓子啦。」站起身形抱拳拱手，說道：「列位老兄，我這個姪兒，他乃是愚魯之人，言語多有不週，請諸位千萬不要見怪，多多的原諒。」旁邊有位老者，慈眉善目，年約七旬開外，說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這是從那裡來呀？」劉榮道：「我從夏江秀水縣而來。」老者道：「我看您帶著這個姪男，實在眼熟，當時想他不起。」劉榮道：「您在秀水縣認識那一家呢？」老者道：「秀水縣南門外，有我一個好友，住家在石家鎮。」劉榮說：「究竟是那一家呢，姓石的可多了。」老者說：「閣下貴姓。」劉榮說：「我住家在山東東昌府，北門外劉家堡人氏。我姓劉名榮，鏢行賀號閃電腿。那麼您貴姓高名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安，名喚安三泰。本村人送我美號，人稱神弓安三泰。那石家寨，有我一家拜弟，姓石名錦龍，號叫鎮普，別號人稱聖手飛行，水旱兩路的總達官。有一鏢局，名萬勝鏢行，開設在揚州府，東門內路北。」劉榮一聽，是鼓掌大笑，說：「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啦。」連忙過來跪倒行禮，安三泰用手相攙。劉榮道：「我聽我大哥曾講過。」安三泰道：「我也聽我大弟說過閣下，最好的是痛快。」劉榮說：「貴行？」安三泰說：「我驛馬行為業。此地有個大買賣，安家驛馬店。」劉榮忙將石祿叫過來道：「快上前與你三大爺叩頭。」石祿一睜眼，說：「叔父他為什麼老瞧我呀。」劉榮說：「你要不瞧人家，人家就不瞧你啦。」石祿道：「許我瞧他，不許他瞧我。他們要再瞧我，我可給他們兩個嘴巴。」安三泰道：「各位老鄉，看在我安三泰的面上，那一位也不准看他哪。」石祿乃是愚魯之人，橫練三本經書法。石祿聽到此處，站起身形，袖面高挽，大巴掌一伸：「誰要架得住我這一個嘴巴，誰再瞧我。」說著將旁邊閒坐一條板凳，拉了過來，用力擊去，吧叉一聲，那板凳面是立劈兩半。又說道：「誰要比他硬，誰就瞧我。」大家一看全嚇得膽戰心驚，各人將堂官叫過來。給了酒飯錢，紛紛的下樓而去。劉榮一看樓上的坐兒，過了多一半啦。忽聽底下，一陣大亂。石祿問道：「榮呀，這底下是乾甚麼啦？」劉榮說：「他們藏迷哥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我也來。」劉榮道：「你認得人家嗎？」他說：「不認得，也得有我來。要不然，我全打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瞧瞧去。」石祿就奔西邊這個樓窗而來。酒保趕緊過來說：「大太爺給您打開這個樓窗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不用開，待我自己開吧。」說著用手一巴拉他，那酒保就來了個翻跟頭。石祿上前用拳頭往外一推，當時就弄了個大窟窿。酒保爬起來說道：「喝，我說大太爺，您這是拆是怎麼著？」劉榮說：「酒保不要緊，他損壞你們甚麼，我賠你們甚麼。」安三泰道：「酒保你少說話，這是我一個把姪。你將這殘席撤下，再給我們哥倆擺一桌。」劉榮說：「大哥不必啦，我們爺倆個早已吃喝完畢，我們還要登程趕路啦。」安三泰道：「劉爺不要緊，這個買賣是我的，我還要求您點事啦。早晨的飯，我也沒用啦。」遂叫酒保：「快去擺一桌上等的酒席來。」

酒保答應下去，那石祿扒著樓窗往下走，回頭說道：「榮呀，不是藏迷哥的。」劉榮說：「他們是乾甚麼的呀。」石祿說：「這是賣馬的，這裡馬都可愛，我就要這個馬。」劉榮說：「我瞧一瞧去。」石祿往旁一閃，劉榮到了這裡。定睛往下一看，原來是五個江洋大盜。遂說：「這個馬你愛嗎？」石祿說：「這個馬我愛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去買去吧，多少錢咱們都買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愛這個馬，他不賣我打他個球抓的。」劉榮說：「你拿著你搭子。」他是怕石祿受了那五個人的虧，打不過人家，所以他拿著兵刃。石祿說：「不用要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匹馬你真愛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愛。」劉榮說：「你要是愛，多少錢咱們都要。」石祿說：「賣也得賣，不賣也得賣，你就不用管啦。不是吃完了酒席咱們往東嗎，你就往東找我好啦。走的時候想著那皮搭子，酒飯錢給人家，那搭子裡有錢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石祿這才轉身形下樓，來到外面，分開眾人，說聲：「躲開小子，躲開小子。」眾人翻臉一看他，問道：「你是乾甚麼的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是買馬的。」大家說：「你買得起嗎？」石祿說：「買不起我也要瞧瞧。」賣馬的聽見石祿說話，聲音洪亮，連忙說：「列位閃開，叫他進來。」石祿到了人群裡面，看這匹馬個頭很大，狀樣亦好。此馬頭朝西，尾朝東，頭至尾一丈二，蹄至背八尺，細脖，竹千耳朵，龜屁股蛋，高七寸，大蹄碗，鞍鮮明。石祿圍著馬一繞彎，不住誇講馬好。他問道：「這匹馬是誰的？」賣馬的趕緊過來了，石祿一看這賣馬的身高七尺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面皮微青，細眉毛圓眼睛，五官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頭戴青緞色六瓣壯帽，青緞色綁身靠襖，藍緞色護領，黃絨繩，□字絆，紗包繫

腰，緊襯俐落。青底衣，灑鞋藍襪子，青布裹腿。身披青緞色大氅，藍緞色挖出來蝴蝶花，月白綉子裡。肋下配著一口軋把攢鐵雁翎刀，綠沙魯皮鞘，金飾件，金吞口，鵝黃綉子挽手。另外還有三四個人，亂插言。石祿說：「這匹馬是誰的？」面皮微青的這人說：「你們這位別推我，這匹馬是我的，您看這馬好嗎？」石祿說：「這匹馬好，你們賣嗎，小子。」賣馬的說：「賣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匹馬名叫甚麼呀？」賣馬的說：「他叫粉定銀鬃叩。」石祿說：「甚麼，他叫粉不愣登叩？」賣馬的又重說了兩句，他還是記不住。石祿說：「我就叫他粉不登叩愣，我說甚麼是甚麼。」賣馬的連連點頭。石祿說：「我看一看行不行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我既然賣馬，我就不怕人瞧，您騎一趟看看。」石祿這才過來，往馬身上爬。大家等一看這個買馬的要上馬，這青臉的趕緊過來了，用手一托他。說：「您往上。」石祿爬在馬的身上，把馬脖子抱著了。那青臉的忙把他的兩腳安在馬鐙裡，趕緊到面前來說：「您撒開手，掉不下去啦。」將馬韁繩給了他啦，石祿騎馬往西去啦。由正西撥回頭來，到了人群，說：「賣馬的，你真球娘養的，你這劣馬沒走兒。」賣馬的氣往上撞，這四五個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：「這個主兒他還買馬啦，上馬他全不會。」青臉的說：「朋友你先下來，我騎一趟，你看一看。」石祿連忙用鐙離鞍，下了馬。賣馬的過來，將馬肚帶解開，往裡立煞三扣，當時馬肚子勒鐙葫蘆形樣。青臉的說道：「朋友你要上馬，必須跟著我學。」石祿說：「跟著你學，你是我師父，我是你徒弟。」賣馬的說：「右手揪著嚼環，左腳蹬這裡。」右手一扶判官頭，往上一縱身，飛身上馬，認鐙占鞍，一揪韁繩，馬腦袋與判官頭一平，人馬又一合轍。石祿一看這馬實在有走兒。賣家騎上這馬，一直正西，那馬走起來馬蹄亂。馬一伏腰走的甚快，看的無影啦，那馬到了西頭又往回來。馬來到人群，那賣馬的翻身下馬，說道：「諸位您看這匹馬有走沒有，連不會騎的主兒，都可以看的出來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再瞧瞧行不行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我既然賣馬，就不怕人瞧。」這個馬因為我們哥幾個，走在中途路上缺少盤費，要不然我不賣，這是我心愛之物。」說著話他把馬仍然頭朝西一放，此馬是灰灰亂叫。一抖渾身的塵垢，四蹄昂然不動。

石祿一看此馬，心中也愛。伸手拉過來說：「我再看看他，我跟你學的。你是我師父，我是你徒弟。單手拉嚼環，這雙腳擱在這鐙裡。」右手他一摟判官頭，縱身上馬，雙足牢紮鐵鐙，一揪韁繩，馬腦袋就揚起來了。石祿一合襠，小肚子一撞判官頭，雙耳掛風，這馬如飛似的往西去了。馬往西足有一箭之遠，馬往回一撥頭，又來到人群之中，馬頭衝東。石祿在馬上問道：「賣馬的，這匹馬要多少錢呀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您瞧這馬有走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有走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這馬您愛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愛，我要不愛，我就下去啦。我還是真愛這匹馬。」那賣馬說道：「這匹馬的價錢可高啊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倒不怕高，物高自然價出頭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您要是明理，咱們二位好商量。總算是買金的遇見賣金的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您倒是價呀。」賣馬的說：「這匹馬價，實在是大，我難以出口。」石祿說：「難以出口，你就在口裡頭忍著吧。我買心愛的東西，就不怕貴。劣馬倒是賤啦，我也得要哇。你上天上頭冒雲的那窟窿要價去，我到井底下冒水的眼那裡還錢去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我乾甚麼上雲眼裡要價去啊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滿天要價，我就地還錢。你要一萬兩，我不嫌多。我給你一分銀子，你別嫌少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您要明理，我們就占了光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講理，你們就抬了筐啦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您把馬留下，多多原諒我吧。您看物之所值吧。」石祿說：「這馬值的多，您倒要價呀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我這價實在的高，我恐怕說出來，怕您有氣。」石祿說：「那你就別說價了，馬算我的啦。」賣馬的說：「世界上那有那麼回事呀。我不說價，馬就算您的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反正我下不去啦，我愛這匹馬，你把打馬藤條給我。」賣馬的說著就把藤鞭給了他啦。石祿伸手拿過來一看，比大拇指還粗。拿手這裡有一個皮手套，那一頭拿皮條纏著，有半尺長的穗。笑道：「這個馬鞭子我也愛，正可我的手。我買了馬，這個鞭子可也得給我。」賣馬的說：「那是自然啊。馬全賣給您啦，這個鞭子我沒用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要多少錢啊？」賣馬的說：「咱們說黃金，還是說白銀呢？」石祿說：「你說白銀吧。」賣馬說：「要說白銀，您給三百五〇兩。」石祿說：「不多。」賣馬的說：「這您就原諒我們啦，周濟我們啦。在這三百五〇兩以外，還有住店的錢，他們伙計刷飲喂嚙，您得給他們零錢。」石祿說：「一共多少人呀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我們是五個人。」石祿說：「有店裡人沒有？」那人說：「沒有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店裡人，我還給錢不給。」賣馬說：「就在乎您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價錢以外，我愛給多少就給多少。」賣馬說：「那是零錢，由您隨便的賞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要價呀。」旁邊有人說：「哥哥您跟他要價呀。」這個賣馬的說：「您要是買這匹馬呀，就是三百五〇兩白銀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還價你賣不賣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我聽您的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看你們五個人是交朋友的人，這匹馬你們捨不得賣。」那人說：「捨不得也得賣，他不是吃飯住店，人家要錢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連裡外的花消全算上，我給多少錢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您說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給四百七吧。」賣馬的說：「您是周濟我們啦，您就把我們捧起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把你們五個人全周啦，每人捧你們兩巴掌。」賣馬的一聽，心中暗想，他怎麼把我們全周啦，未免心中納悶。石祿說：「你們到賣不賣呀。」那人說：「賣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給崩崩錢行不行。」這五個人可是江洋大盜，他們可不曉得道個崩崩錢。石祿說：「這個馬可算我的啦。」賣馬的說：「那是呀，馬算您的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不心痛，你不後悔？」賣馬的說：「我既要賣，我就頭朝外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跟我走，到莊內拿錢去。」說完他打馬三下，這馬往東跑下去了。賣馬的說：「你莊在那裡呀？我們跟你上那裡去拿錢去？」石祿說：「海裡摸鍋。」

賣馬的一看，馬已然伏腰去，如飛往東而去。青臉的說：「四位賢弟，趕緊到店裡拿軍刃。這個買馬的，你也不買四兩棉花紡紡，我們哥五個是乾甚麼的。咱們哥五個久在江邊打雁，今天被雁把眼睛給阡啦。這個馬要奔不回來，店就不住啦，咱們哥們就算栽啦。江湖裡頭，就算沒啦。」這哥五個將軍刃拿齊，令店裡伙計把零星物件給收拾回去，告訴他說：「我們的馬被人給拐了走啦。」說完五個人首尾相連，一直往東追了下來。出了永安村東口，認大道一直正東，五寇在後面緊緊跟隨。石祿在馬身上，用馬鞭子直抽這個馬，此馬累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馬累得灰灰亂叫。石祿抬頭一看，正東有片鬆林，這片鬆林，實在不小。書中暗表，這是五里地寬，七里地長的一片大鬆林，三四個人沒有從這裡走的。兩三輛大車，沒有從這裡過的。要從此過，除非是鏢店的車輛。從此過的人，除非綠林人，就是保鏢的。石祿騎馬進了大鬆林，來到了當中，翻身下馬，拉著馬來回的走，把馬的汗給灑了下來，然後將馬拴在鬆樹上。

不提石祿，且說那賣馬的五個人，他們是上天追到靈霄殿，大地追到水晶宮，抬頭一看他撞進黃鬆林啦。五個人這才不跟跑啦，青臉的說：「兄弟們不用追啦。這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尋。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。就憑小輩這個穿章打扮，裡邊竟是咱們合字。咱們跟他完了，咱們合字跟他都完不了。是咱們蓮花黨的人，誰不認的我這匹馬。」抬頭一看，天已正午，五個人也進了鬆林，一邊走一邊收拾，快到當間啦，一個人沒碰見。再一看，那買馬的用手巾正給馬擦眼睛啦。賣馬的一看那馬還是頭朝東在那裡拴著啦，青臉說：「老五還是你過去，我過去？」有一個白臉的說：「待我過去吧。」石祿正在那裡擦馬，就見從西邊來了一人，此人平頂身高不到七尺，胸間厚膀背寬，粗脖梗大腦袋，面皮微白，煞白的面，掃帚眉，環眼駑於眶外，渾登登的眼珠子。藍手巾包頭，撮打迎手。藍緞色綁身靠襖，黃絨繩〇字絆。身上斜背著一件大氅，胸前勒著蘭花扣，鸞帶紮腰，掖著走穗。藍綉子底衣，灑鞋白襪子，青布裹腿。懷抱一口砍刀，奔石祿而來，高聲喊叫：「買馬的小輩，你買馬給我們錢啦嗎？」石祿說：「買馬沒跟你手裡呀？」白臉的說：「那馬是我們的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買馬的時候，你沒答言呀，這錢我不能給。」白臉的說：「你給也得給，不給也得給。報通你的名姓，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二大，住家在大府大縣大村子。」白臉的說：「你是那一門的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是樹林，沒有門。」白臉的一聽大怒，上前提手。虎抱頭，臥牛就一腿，將賊人踢出一溜滾兒。石祿追過去，毛腰就要掙人家腿，耳後就聽金刀劈風，刀就到啦。石祿往旁略閃，一百靈腿，將刀踢飛。進身一扳臂擦陰掌，將此賊打了一個爬虎。石祿毛腰要抓這個，那右肋下刀就遞進來啦。石祿來了個鷓子翻身，一刁他的腕子。這黑臉的一撒開，腕子躲開。可是他伸手把刀給抓住啦，往懷中一拉他，跟身一劈心掌，將賊人打了一個坐蹲。此時五個人上前，就將他圍上了。石祿在當中不亞如老叟戲玩童一般，這五個人成了搬不倒啦，這個起來那個倒，那個起來這個倒。這個還沒起來啦，那個又爬下啦。打的五個人鼻青臉腫，頭破血流。石祿用手向上指點著說：「白燈籠剛到這裡，白燈籠下去我都不累，我吃饱啦，為是拿你們五個消化食。」此時把五個人打的連刀都掙不起來啦，直將他五人打的是甘拜下風。五寇又聽正西有人說話，此人高聲喊叫，

說：「石祿千萬別動手啦，全不是外人。這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子人不認識一家子人啦。」石祿抬頭一看，是劉榮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還不累啦，你等我吧他們滅了你再來。」中江五龍一看，他也認得，心說：「救命星來啦，要不然我們全得累死，他准跟他認識。這小輩手底下真高，生鐵鑄成的一般，刀槍不入，橫練一個。」五龍心中納悶，江湖之中並不認識。五龍說道：「咱們哥們可沒吃過這樣的苦子。」

書中暗表，劉榮與安三泰在酒樓吃酒。安三泰說：「劉賢弟，石祿下樓買馬的你怎麼不叫他拿錢呀？」劉榮說：「這五個不是安善良民，一定是江洋大盜陸地的飛賊。」安三泰道：「這五個人住在我那店中，先來了兩個，後來了三個，就是這麼一匹馬。我這永安村四外，都沒地方賣啦。無論是誰只要你買一馬就得丟東西。」劉榮道：「店飯賬錢缺少不缺？」安三泰說：「差櫃上二百六兩兩啦，老說賣出去這匹馬再給我。」劉榮說：「今天就賣出去啦。」安三泰說：「那不他們不給我這筆錢啦，為求省心，我就把他們給趕了走啦。」劉榮道：「今天他們要將此馬賣啦，回來一定給您。」說話之間，弟兄二人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吃喝完畢。劉榮伸手取銀子，正要給酒飯錢，安三泰說：「兄弟你可別給，不瞞你說，那店跟這個酒樓，全是我開的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嗎，那我不給啦。」伸手拿起皮搭子，站起身形，是當面道謝。安三泰說：「這五個人，你可曾認識。」劉榮說：「我看他們倒有些面熟，乃是中江五龍。黃臉的叫金龍劉清，白臉的是銀龍劉明，兩個人是同姓不同宗。青臉的是小白龍丁子茂，那個藍臉的是混江龍趙普，黑臉的是鬧江龍李庸。這五個人乃是蓮花黨之人，配帶薰香，鏢喂毒藥。他們看見少婦長女，夜晚前用去薰香，行傷天害理之事。他們五個人，乃是彩花的淫賊。只要他們五個人追下去，要這匹馬，打不死他們，也得剝一層皮。此孩乃是我兄長的親傳，不但武藝出眾，外加三本經書法，先練發毛經，二練吸水經，三練達摩老祖易筋經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，軍刀全熟，實有萬夫不擋之勇。」安三泰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真是父是英雄兒好漢，父強兒子不弱啊。兄弟你快下樓去看看去，恐怕受他五個人之累。」說著往外送劉榮，劉榮說：「三哥您別往下送啦，以後不好說話。」安三泰說：「賢弟我可就依實啦。如要見著我弟震甫之時，可要與我帶好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啦吧。」遂說著，這才下樓，到了外面抱拳拱手，問道：「列位老鄉，那個買馬的往那裡去了？」旁邊有人答言，說：「達官。您跟那買馬的認識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們是路遇的賓朋，我二人是狹路相逢，在樓台之上吃酒，他侯了我一頓酒飯賬錢。受人點水之恩，必要湧泉答報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我要趕奔前去，給他們解去重圍。」這人一聽，連忙行禮，說：「我替那位買馬的拜托您哪。那人倒很誠實。賣馬的五個人，不是好人。由此往東有一片黃鬆林，您到那裡看一看去得啦。他們賣這匹馬有六七回啦，這一方的村莊，受害多啦。您真要給他一百兩銀子，他就賣給您。賣完了之後銀子多好，他也說不好。明著上莊子內換銀子去，暗中他就把道踩好了，仍然把馬拉了走。」劉榮說：「這一回他們這匹就賣了，這回銀錢就可以拿回來啦。」說完他提著搭子，一直正東。等到安三泰下樓時候，那劉榮早已沒了影兒。

且說劉榮，他一直奔了正東。此時天已過午，少時來到黃鬆林西邊，高聲的喊叫，說：「石祿千萬別動手啦，不是外人。」石祿一聽，虛點了一掌跳出圈外。這五龍一想：得啦可來了救命星啦。劉榮到近前一看，五龍各人全帶傷啦，遂說道：「你們不認得他嗎？」五龍齊聲說：「我們不認識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拜托你們哥五個點事。」金龍劉清說：「哥哥您有甚麼事？」劉榮說：「這匹馬是你們哥五個誰的？」劉清說：「是我的。」劉榮說：「是你的，兄弟那更好辦啦。暫且把這匹馬借給我使，我把石祿馱到何家口，要銀子我給四百七兩，送到中江五龍島。」劉清說：「這個石祿，他是那一門的？甚麼人子弟呢？」劉榮說：「我要一說他天倫，你們哥五個，就悔之晚矣。」劉清說：「到是那門的呢。」劉榮說：「他是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劉清說：「莫非他是石錦龍的一門嗎？」劉榮說：「這是石錦龍的次子，名叫玉藍石祿。」石祿一聽說道：「榮呀，你認識他們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認得。」石祿說：「認得給我引引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個是金龍劉清，銀龍劉明，小白龍丁子茂，混江龍趙普，鬧江龍李庸。」石祿說：「原來是五個泥鰍哇。」中江五龍一聽，心說：好嗎，我們五龍他怔管叫泥鰍魚。當然是不愛聽啊。石祿來到近前說：「泥鰍。」五人沒言語。石祿說：「我叫他們，怎麼會不答應呀？」劉榮說：「你叫人泥鰍，人家怎麼答應啊。」石祿說：「榮呀，你把雙鏟給我拿過來。我叫他們誰，誰不答應，我把誰給劈啦。」劉榮說：「不用。」遂對五龍說道：「他再叫你們誰，你們就答應。要不然他把你們給劈啦，可是死而無怨。」

五人一聽無法，石祿說：「大泥鰍。」金龍說：「在。」從此叫誰，誰就答應了。劉清心中一想，讓我們弟兄人稱五龍，它是有名的人物。不想今天遇見小輩石祿，他叫我們，我們就得答應。他沒有軍刀還不是他對手，這要拿著軍刀，更不是他的對手啦。如今既在矮房下，怎敢不低頭，這也是萬般無法。石祿說：「誰有匣子誰走。誰要沒有，我要他的命。」劉榮問道：「你們哥五個，都是誰沒有薰香盒子？」劉清說：「我們哥五個都有。」石祿說：「既然有你們就拿出來，都放在地上。」五民樂業，傳至太宗攔在地上。石祿上前將五個匣子全落到一塊，遂說：「五條泥鰍，今天我告訴你們。是有這個匣子的，以後我是見頭打頭，見尾打尾。因為你們有這個薰香盒子，走在大街小巷，見著了少婦長女，你們就合了事啦。你們想一想，你們家裡要有少婦長女，人家瞧著合了適，你願意不願意。」說完往南一指，說：「你們還不是窟窿。」中江五龍一聽，低頭滿地上找窟窿，石祿一看氣往上撞，把劉清抱起來，往地上一扔，差點沒把他摔死。劉清急忙爬起，向劉榮問道：「劉大哥地上沒有窟窿啊。」劉榮說：「石祿，地上沒有，你可叫他們那裡去找啊。」石祿往南一指，說：「那不是窟窿嗎？」劉榮說：「石祿是叫你們鑽入在黃鬆林。」中江五龍一想，五個薰香盒子不給了，真可惜啊，當時沒有使的。劉榮說：「他叫你們走，你們哥五個可就趕緊的走，要不然沒有好兒。」五龍一聽，別賣賣的呀，這才走入鬆林。石祿說：「榮兒，你到林子裡瞧一瞧，他們要露著尾巴，告訴我。」劉榮到了黃鬆林，跟了他們，說道：「五位賢弟，你們可以在樹木密，處隱藏身子，暗中觀看。他把你們盒子給毀啦，或是埋了，容我們爺倆個走了，你們再想主意。」劉榮說完，他出了鬆林，來到石祿切近。石祿說：「泥鰍都鑽窟窿啦嗎？」劉榮道：「全鑽進去了。」石祿說：「泥鰍哇。」大聲叫了五六聲，聽鬆林裡無人答言，遂問道：「榮呀，他們怎麼會不理我呀？」劉榮說：「他們全走了，沒有影兒了。」石祿說：「把單鏟拿過來。」劉榮遞給他。石祿用鏟在地上挖了一個坑，叫劉榮把坑裡土都弄出來。石祿將五份盒子，全給踩扁了，又將那五個全扔在坑裡給埋了。埋完了之後，他又一揪劉榮，說道：「咱們爺倆個在這裡踩一踩吧。」石祿將鏟收好，搭在馬鞍之上，將韁繩解下來，回頭說道：「榮呀，我這個扣兒會飛，你追的上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追的上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要是沒有這個扣兒，我追你累得睡不著覺。如今我有了扣兒，該累你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咱們爺倆，誰憂誰在前頭走。你有能力把我扔下，我有本事把你扔下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可不認得道，要往那邊去，您得告訴我說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吧。」這才將他帶走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中江五龍出了樹林，用刀將坑挖開，一瞧薰香盒子，滿都碎啦。哥五個一想，說：「咱們可怎麼回店啊，那裡還有許多東西呢，那還有四匹馬啦。」小白龍說：「我有主意，二位兄長，你們趕緊用刀砍一點青草來，在地上撿一點江石頭子，倒在坑裡。把土堆裡一拌，咱們往裡撒尿，推簧亮刀，往裡一和，叫它成了一塊一塊的。李庸你將破抄包解下來，放在地上。」李庸如言放好，大家將青草與尿泥包好，用手一拍，成了長方。丁子茂將包拿起說：「二位兄長，您看這個包兒，夠四百七兩不夠？」丁子茂說：「咱們哥五個回店，我如此如此的一說。把枕頭給我一個，擋住眾人的眼睛，就成了。以後石祿走單了時候再說，君子報仇年不晚。」中江五龍這才一齊的出了鬆林，趕奔回店，來到了永發村東口。店的門前路南路北，站著的人很多，大家看見他們，說：「你們幾位回來啦，那買馬的說給崩崩錢，那可不是跑嗎。你們幾位當時沒測開。」金龍劉清說：「他拿冷字考我。」大家往照五個人臉上瞧，也有青紅的。也有腫了的，還有鼻子青的。小白龍丁子茂說：「列位這是買馬的，不是鬧著玩的。剛才我們哥五個去追，要一時的聰明，使了一個鬼招。」有那兩邊看熱鬧的說：「您追到那裡呀？」五龍說：「我們追到石家屯。我有一個賓朋，此人姓石，名叫石昆，這是石昆之子，我們與石昆同在鏢行做過事。買馬的這人名叫石祿，他來到這裡，上馬他全不會。我交給他一遍，他就會騎。您大家看他呆呆傻傻，他是外拙內秀，這就叫父傳子受。石祿武藝超群，將拳腳是傾囊而贈。我們這哥五個，跟我兄長插拳比武，他是一個點到而已。跟此子一比武，是疆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。讓你們大家聽著見笑，我們哥五個，是

甘拜下風。我那石兄長給紋銀四百七□兩。我兄長有點閒事，叫我們在店中，稍等幾日，再付銀子一千兩。」說話之間，他們到了店門口，叫道：「店家，」那伙計趕緊答言，說：「你們幾位把銀錢取回來了？」五龍說：「取回來了。」丁子茂手提著那個包袱，問道：「店家，我們拖欠你門多少店飯賬錢？」伙計說：「下欠不多，不過是二百六□兩。」丁子茂說：「給你這是四百七□，暫且擱在櫃上，先存我們一百一□兩。」伙計說：「不錯。」丁子茂說：「今天晚上，給我們預備一桌上等酒席，外加山珍海味。今天晚上，我那兄長還來啦。」伙計不知所以，忙將包袱，提到櫃房。先生接過來放到錢櫃之中，用鎖頭一鎖。五龍來到了北上島，伙計早給預備過來洗臉水。眾人淨面落坐，茶水獻上來，五個人吃茶閒談。趙普說：「伙計，你們快把灑席預備好了，少時我兄長就來。伙計答應，來到了廚房，告訴了廚子一個說：「要了一棹上等席，外加山珍海味，快點做。」廚房當時一通兒忙亂，不大工夫酒來菜到，通盤擺齊了。他五個人坐在一旁等候，直到了天黑，不見有人來。劉清道：「噯呀，咱們石兄弟，為何不來呢？」丁子茂說：「想必是有事，今天不能來了。他不是說過嗎，叫咱們等人三天五日的。」店裡伙計說：「那麼你們五位，就先吃酒吧。」劉清嘆道：「伙計你也在一處吃吧。」伙計連連擺手道：「不讓不讓，您五位用吧。」中江五龍，在此吃酒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殘桌撤下。伙計擦抹桌案，又問道：「給你們幾位沏過一壺茶呀？」劉清說：「來一壺吧。」丁子茂說：「伙計，這天到了甚麼時候啦，怎麼還不點燈啊？」伙計說：「隨後就到。」少時拿過一盞把兒燈。將蠟燭點著，送到上房屋中。劉清道：「伙計你去歇著去吧，我們叫你再來，不叫你就不用來呀。」伙計答應走了出去，到了外邊交代店中規矩，說道：「諸位客官。您要用甚麼，可趕緊的要。」交代三聲，無人答言。又說：「我們可要上門撒犬，封火籠賬啦。」

五龍在屋中一聽，心中放心。先將屋門關好，將燈挪到東裡間，將燈放好，哥五個在後沿這張大牀上，是合衣而臥。耗來耗去，天到二鼓。劉清一推劉明，劉明又將他三人推醒。劉清說：「快去查點咱們東西物件。」他五個人躡足潛蹤，東西裡間，以及明間，一件東西物件不短，統給他收拾齊。一瞧蠟花有一指多高，屋內照得陰陰慘慘。五個人將白天衣服全行脫下，換好三串通扣夜行衣，寸排烏木鈕子，兜襠滾褲，上房軟底鞋襪。圍打半截花布裹腿，絨繩□字絆，鸞帶紮腰，背後背好刀，青手巾包頭，前後撮打拱手，前掛三囊，食囊、鏢囊、百寶囊。白天的衣服，包好包袱，圍在腰中，抬胳膊踢腳，不繃不靠。劉清低聲說道：「你們哥幾個都齊了沒有？」趙普說：「我們到全齊啦。」劉清兩個手指一擋口，施展百步吹燈法，將燈吹滅，他一長腰，上牀榻，伸手向兜囊，取出匕首刀，回頭說：「趙普賢弟，你在店中等候，明天你要如此如此。」他們三人，將窗打開帶好刀，取出問路石，投石問路。劉清頭個出來啦，毛腰檢起石子，放在囊中。點手叫劉明、丁子茂等，四個人出後窗戶，縱身形上房，躡房越脊，向外走去。四個人便往永安村西員外而去。趙普在屋中趕緊將白天的大氅取出，將後窗戶給放下，一切收拾好了，將刀摘下，然後穿上大衣，在屋中耗到四鼓，連忙將店中伙計喚起，說道：「伙計呀，你快去將我們四匹馬備上。你們店裡昨夜鬧賊啦，我四位兄長追去啦。二更多天走的，至今杳無音信。我放心不下，你快將馬備齊了，我必須從此處走，往下追他四個人。」店裡伙計說：「您兄長往那裡去？您知道嗎？」趙普說：「我聽綠林人說話，說你等烏合之眾，狗黨羊群，人多勢眾，西村口外分上下高低。因此我知道他們在西村口啦。再說鏢行的馬，向例必須壓一壓他。伙計你查點查點屋裡東西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不是還回來嗎？」趙普說：「我不回來，我上那裡等我兄長啊？天到亮的時候，你再給我們預備好了一桌酒席。」伙計這才點頭應允，來到後邊，叫人給他備好馬。當時四匹馬全備好了，拉到了外邊。李庸來到外面，說：「伙計你先將店門關上吧？」說完他上了馬，拉著三匹，直奔正西。到了西村口以外，聽四外梆鑼齊響，正是四更的第二更。江湖綠林人，黑夜裡找人，只可用哨子響，能聽出幾里地去。趙普當時捏嘴唇，哨子一響，西邊的哨子就接上啦。他便拉馬來到西邊，五個人會在一處。五寇是趕奔西川，好置買薰香盒子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如今且說閃電腿劉榮，從黃鬆林帶走石祿，一直奔濟南。走在中途路上，見對面來了一片人，在人群裡面有一掛大車。這些人各持長槍短刀，前撲後擁。人群後面有兩匹馬，馬上騎著二人。頭匹馬上之人，身穿青衣褲，面皮微黑。第二匹馬上之人，渾身翠藍色衣服，面如敷粉。劉榮對石祿說：「你看這一片人，是乾甚麼的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爺倆正往前走，對面有片鬆林。見那林中有兩個人，一老一少。就聽那老者說：「兒呀，你先上樹林裡去吧。」聽那少年說：「爹爹呀，這是乾甚麼的？」老者說：「這是土豪惡霸，誰也不敢惹。你這樣年輕力壯，要被他人搶了去，工錢沒有，就為混成了一黨，大傢伙吃伙花。你要不聽他們調遣，他們就把你給廢啦。」劉榮聽到此處，遂叫道：「玉藍呀，咱們到那裡打聽打聽，是甚麼事。」石祿這才將馬勒住，翻身下馬，隨著劉榮來到森林。劉榮衝老者一抱拳，說：「這一位老丈，我跟你領教，正東來的這一伙子人，是做甚麼的？」嚇得這個老頭，顏色更變。劉榮一看他害怕耽驚，遂連忙說：「老丈，休要拿我當匪人，我叔姪爺倆乃是鏢行的達官。我住家在山東東昌府北門外，劉家堡的人氏，姓劉名榮，外號人稱閃電腿的便是。」說完又給石祿報了名姓，忙問道：「老丈，您要知道此事，請道其詳。」老者說：「達官，我久仰您的美名，聽各位老鄉，常常的提您。」說到此處，老者便將原由說出，氣得二人哇呀呀怪叫，這才引出獨虎營來。以後二打屯龍口，石祿破埋伏，杜林出世，中三畝園拿普蓮，賊鎧入都，普鐸報仇，一鏢三刀，打死何玉，請群雄入西川，電龍出世，子報父仇。種種熱鬧節目，盡在下文中再表。